

六月的第三个周日，父亲节翩然而至，不像母亲节时满街的康乃馨飘香，不像儿童节时欢乐的氛围弥漫，父亲节就像家中的父亲一样，低调沉稳。父爱不像母爱那样体贴入微，随处可见，而是埋在心底，只有在关键时刻才显露出来。

或是恨铁不成钢的严厉，或是偶尔展现的柔情，或是事无巨细的体贴……关于父爱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，却都有相同感受，那便是——父爱如山。

本报记者 高倩倩

家有“厉父”没少挨打

又是一年父亲节，与年轻人张罗着给父亲买礼物不同，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赵建国在计划着父亲节当天去父亲的坟头烧炷香。“最近老梦见父亲，不知是我想他了，还是他想我了。”说到父亲，赵建国打开了记忆闸门。

在他的记忆中，父亲应该用“厉父”来形容，就是比“严父”还要严厉。赵建国在福建的山区长大，小时候每天的乐趣就是爬树、骑竹马、偷鸟蛋、打蜂窝等，因为调皮捣蛋，学习成绩又不好，他没少挨父亲的打。扫帚、拖把、擀面杖、竹子等都成为他童年的阴影。小时候他最怕父亲，有时父亲有事喊他，他也总以为又要挨打了，总是一溜烟地跑掉。妈妈不在家的时候，他生怕和父亲单独呆在一起，放下碗筷就跑出去，妈妈不回家他绝对不会回家。

虽然很严厉，父亲高兴时也会和他一起玩，爬竹子时，父亲总会仔细看看周围有没有削尖的竹刺，偶尔也会一起蘸着糖吃蜂窝里的蜜蜂卵，那是不常有的快乐记忆。“可能小时候被打怕了，我从来没舍得打过自己的儿子，不想让他和我一样，一想起童年就是挨打。”赵建国笑着说。

长大以后，父亲支撑起自己的学习和生活。赵建国说，自己上班没几年就遭遇了下岗潮，他无奈下岗经商了，生意顺利时，父亲会嘱咐他别得意忘形，生意不顺时父亲也劝他要堅持。“我妈去世得早，我爸还帮我带大了孩子，别看小时候经常打我，他对孙子却从没动过一个手指头。”最初创业的艰难日子，父亲陪赵建国一起度过。

不知不觉间，孩子长大了，父亲也老了。父亲晚年时，正值赵建国生意不如意。父亲患脑血栓的第四年，他才抽空从南方回到山东老家。看到父亲挺拔的身躯因为患病变得佝偻、头发花白的时候，他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掉下来。心怀内疚的他放下生意，专心陪伴了父亲一阵，每天搀扶着父亲出门走走，监督他锻炼萎缩的肌肉，看到父亲偷懒了，有时还会呵斥几句，父亲总是一声不吭地照做。再后来，父亲去世了，感受父爱只能通过记忆和梦境了。

“父亲不善于表达，我也羞于表达，小时候害怕父亲，长大了离开家也没

能好好照顾他，子欲养而亲不待了。”说到这，赵建国有些心酸，“父亲留给我的记忆和人生感悟，我会永远铭记。”

“严父”也会展现柔情

刚进6月份，38岁的李双双就在台历上标出了父亲节当天的日子，这一天，她一定会带上老公、孩子回家看看，陪父亲吃顿饭，陪母亲拉拉呱。

“我爸是那种严父，不怒自威型的，邻居家的小孩都怕他，我小时候都不敢和他说话，上大学后才和他慢慢有了沟通。”李双双说，在她的记忆中，父亲总是板着一张脸，很少笑也很少说话，她和弟弟犯错时，不用父亲动手，只要往那一站，她和弟弟就会立马变乖。

小时候，李双双所有生活、学习上的事儿都是和母亲说，即便需要父亲出面，她也会让母亲去传话。大学填报志愿时，她背着父母填了一所远离家乡的学校，父亲知道后摇摇头，却也没说什么，只是后来听母亲说，父亲一夜没睡，抽了很多烟。上大学后，李双双经常会给家里打电话，要是遇到父亲接电话，她便会支吾几句，问一句“我妈呢”，电话便会交到母亲手里。每年寒暑假回家时，才在母亲的唠叨中得知，父亲总会抱怨“这丫头咋不和我亲呢。”

渐渐地，李双双尝试改变，和父亲对话的时间多了，也感受到父亲不善表达的爱。他会嘱咐母亲多给点零花钱，也会在母亲接电话时在边上说上一句“告诉她别舍不得花钱”，李双双知道，虽然不善言谈，但父爱一直都在。“父亲一生不容易，初中毕业后就担起了养家的重担，家境刚有起色，爷爷去世，奶奶生病，全靠父亲一个人张罗。”李双双说，大学毕业后，父亲四处托关系帮她找工作，生怕女儿在外受气。

“工作后尤其是成家后，我和父亲的沟通更多了，回家的时候，我会努力找话题和父亲聊天，也能感受到他喜欢和我聊天，关于工作的，关于家庭的，只要我说，他就会认真听。”

李双双说，别看父亲平时很严厉，有时也很“矫情”。“我结婚前的那个晚上，父亲一夜没睡，硬是陪我坐了一夜，我能看懂他心中的不舍。”李双双说，婚礼上看着父亲的背影，她泪如雨下，多年来沉默积淀的父爱在眼前层层回放：上小学时父亲难得展露的笑容，上大学时父亲不舍的背影，工作后上交第一份工资的欣慰……她知道，父亲一直都在默默地关心自己，虽不像母亲的爱在唠叨中体现得淋漓尽致，但每逢大事，父亲关注的眼神一直都在。

“慈父”事无巨细更像妈

父亲，在家中多是严厉的角色，

在林中余的记忆中，爸爸却是温暖的存在。“我们家是慈父严母，都说儿子和母亲，我却和我爸关系更近一些。”林中余说，直到现在，爸爸对他的关爱也无微不至，“事无巨细，更像是承担了妈妈的角色。”

“小时候，爸妈都上班，我被送到奶奶家，每天接送我的都是爸爸，他会给我带好零食、换洗衣物。”林中余说，那时妈妈经营了一家五金店，每天都要早出晚归地盯在门市部上，爸爸是名“上班族”，自然而然承担起接送孩子、照顾孩子的任务，“我上学时的家长会也都是爸爸去参加的。”

在林中余的记忆中，爸爸是无所不能的存在，会变着法地给他准备各种早餐，还总能用纸盒、绳子等做出各种手工品，这让他在同龄小朋友中很受欢迎。上高中时，有些叛逆的林中余故意疏远父亲，“那时每天晚自习，他都等在学校门口，我心里更想和同学一起走。”林中余说，有一次他忍不住和父亲发了火，不让父亲再到学校门口去等他，父亲按照他的话做了，后来，他发现，每次下晚自习回家，客厅的灯总是亮着，等自己洗刷完毕，父亲卧室的灯才会关掉，原来，父亲只是换了一种等他的方式。

大学毕业后，一心想远离父母，出去看看的林中余最终也没拗过父母的决定，按照父母的理想设定，他考上了家乡的公务员，按部就班地守着父母生活。“我妈比较好强，生活中也是如此，从小听他俩吵架的次数太多了，多是父亲妥协。”林中余说，刚毕业的两年，他一心想到远离父母的地方工作，可这两年，看着父母年岁见长，他想到外面看看的心也沉下来了。去年，母亲突发脑溢血，好在送医及时，并无大碍，卧床的两个月里，都是父亲在身边照顾，“我爸是家里的顶梁柱，我妈生病后，更觉得父母的不易，不知不觉，他们就到了需要人照顾的年纪了。”

“我爸是操惯了心，我都这么大人了，有时加班，他还是会到单位门口去接我。”林中余说，冰箱里常备的牛奶、书桌前摆放的咖啡都是爸爸准备的。现在，林中余会经常和父亲聊聊工作上的困惑和生活中的烦恼，虽然话里话外总能听到父亲“逼婚”的意图，林中余也试着享受父亲的“唠叨”，乐在其中。

父爱如山

